

駁

案

彙

編

福建司

一起爲稟報事刑科抄

因嘉慶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題九月初六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本部會同院寺會看得歸
化縣民連子懸放火延燒致傷何允星身死一
案先據前在福撫汪 疏稱緣連子懸與何允
星素識無嫌連子懸同唐顯松余聲郎在窑頂
山下各自開廠採石燒灰附近山下張源礮村
民需用石灰向在連子懸廠四交易嘉慶五年

十一月內該村民人俱至余聲郎廠內買灰連
子懸疑其攬奪主顧投同隣廠唐顯松向論議
定嗣後彼此不得攬奪各散十二月初五日上
午連子懸往山砍柴復見張源礮村人向余聲
郎廠內買灰一擔挑出連子懸恨其仍舊攬奪
生意起意放火燒燬茅柴順用火煤點燃時值
南風甚大延燒全山唐顯松廠內工人何允星
正在山頂窩內砍柴無路奔逸走至窩口路邊
被火燒傷暈倒在地有余丙郎看見撲救不及

喊經唐顯松同何允星之弟何儒星乘火勢息
炮尋見背回詢悉被燒情由醫治不效延至初
四日早因傷殞命報縣驗勘獲犯訊供通詳屢
審供認不諱詰係誤燒致死矢口不移案無遁
飾查律載放火故燒官民房屋及公廨倉庫係
官積聚之物者皆斬其故燒人空閒房屋及田
場積聚之物者各減一等又例載若故燒孤村
曠野並不毗連民居之空閒房屋及田場積聚
之物均照律科斷又挾讐放火延燒因而殺人

及焚壓致死者將爲首之犯擬斬立決又律載
因鬪毆而誤殺旁人以鬪殺論各等語此案連
子懸挾雙燒燬余聲郎柴堆係屬田場積聚之
物因延及全山以致砍柴之何九星迴避不及
被燒受傷身死倒內並無挾雙放火故燒田場
積聚之物延燒致死人命作何治罪明文若照
挾雙放火因而殺人例擬以駢首該犯放火止
圖焚其柴薪何九星被燒致斃實非意料所及
未免情輕法重且與故燒官民房屋及官積之

物無所區別竟照本律滅等杖流則又置人命
於不問均未得情法之平查斷罪無正條例得
援引他律比擬連子懸挑簷放火故燒曠野積
薪初不慮及延燒全山亦不計有何允星在山
砍柴被燒身死情同誤殺將連子懸比照因鬪
毆而誤殺旁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臣部
查放火故燒官積聚之物擬斬故燒民間田場
積聚之物滅一等係指並未殺人者而言是以
例得分別定擬至放火延燒因而殺人則無論

官積聚之物與田場積聚之物止以人命爲重
例內挾讐放火殺人擬以斬決已有前條自應
照律問擬此案連子懸因挾余聲郎攬買灰斤
之嫌將余聲郎堆放山脚茅柴燒燬延燒全山
何允星砍柴被燒身死細核案情連子懸故燒
余聲郎茅柴雖係田場積聚之物而何允星業
已被燒身死正與因而殺人之例相符如謂該
犯放火止圖焚其柴薪何允星被燒致斃非意
料所及殊不知例內因而殺人字樣原指只圖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行文該撫遵照去後茲撫臣李疏稱此案先據該縣將運子懸照挾獲放火延燒因而殺人例擬斬立決由府招解到司

火延燒因而殺人例擬斬立決由府招解到司

經臬司喬人傑提犯覆鞫無異因挾讐故燒田
場積聚之物致傷旁人身死例無治罪端條若
竟照例擬以斬決似與故燒官民房屋無所區
別將連子縣比照因鬪毆而誤殺旁人擬絞監
候解經前撫臣汪 勘審具題在案茲奉部駁
以連子縣故燒余聲郎茅柴雖係田場積聚之
物而何尤星業已被燒身死正與因而殺人之
例義相符今舍挾讐放火之重情轉引誤鬪造
傷之輕罪與例不符駁飭照例妥擬等因轉行

去後茲據汀州府提犯訊供無異將連子縣照
例擬以斬立決由司具詳前來臣查律載放火
故燒官民房屋及官積聚之物者斬監候其故
燒人空閒房屋及田場積聚之物者各減一等
又例載挾讐放火延燒因而殺人者爲首之犯
擬斬立決各等語該臬司先因故燒官積聚之
物擬斬故燒民間積聚之物減一等律內旣得
分別定擬其挾讐放火延燒因而殺人首犯擬
斬立決一條似係專指故燒官民房屋及官積

聚之物而言此案連子懸故燒余聲即柴推致何允星走避不及被燒身死係燒田場積聚之物並未官民房屋但既致斃人命自應比擬定罪故將該犯比照鬪毆而誤殺旁人律擬絞監候茲奉部駁飭但經放火延燒因而殺人則無論官積聚之物與田場積聚之物止以人命爲重自未便舍挾讐放火之重情轉引鬪毆適傷之輕罪致與例義不符是該臬司誤會例意以致比擬失當自應避駁改正連子懸一犯改依

挾雙燄火延燒因而殺人首犯擬斬立決照例
先行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撫所撫連子縣合挾雙燄
火延燒因而殺人者擬斬立決例擬斬立決至
該撫疏稱原擬絞候因臬司喬人傑因例無明
文比引失出遵駁改正相應據實聲明餘悉原
招應免冗敘等語應俟

命下移咨吏部照例辦理等因嘉慶七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題二十三奉

馬多乘利船二外二

焚因而殺人

二

六

旨連子懸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廣西司案呈

據護理巡撫清 疏稱緣韋敬典韋敬業與李
陳氏鄰村居住素識無嫌嘉慶六年八月間韋
敬典因見那旺圩外空地意欲搭蓋草房開張
店舖于是月二十日用錢二十千零二百文
買備竹木堆放圩外地上正擬興工圩長陸顯
祥因係官地前往禁阻韋敬典不依互相吵罵
而散陸顯祥被罵不甘卽于是夜潛至圩外將
韋敬典堆放竹木放火燃燬韋敬典因無覓証

未經具控九月初一日葺敬典復購竹木搭蓋
店房初四日陸顯祥自外回家查知遂邀方紹
依方志澤李陳氏並伊妻陸趙氏同往拆毀匠
人黃殿富未敢攔阻黃生玉往告葺敬典當邀
伊堂弟葺敬業葺敬賢黃生玉趨至斥罵因見
房屋多被拆毀一時氣忿卽主使葺敬業等捆
挐陸顯祥等送官並聲言如不服挐或有人袒
護儘行毆打維時方紹依方志澤走避葺敬賢
黃殿富捉住陸顯祥兩手黃生玉挐繩捆縛陸

趙氏趨護被黃生王推路韋敬業因被李陳氏
上前救護順拾柴棍向毆致傷李陳氏左脰膊
倒地並撫傷右眼胞韋敬業棄棍先走韋敬業
卽令黃殿富等鬆放陸顯祥各自逃逸旋陸顯
祥同妻將李陳氏扶回投保具報該土州驗明
傷痕撥醫調治詎李陳氏傷重延至二十一日
殞命報經左州勘驗旋獲韋敬業並敬業并續
獲陸顯祥先後訪詳飭審茲據左州以韋敬業
戈獲無期先提現犯審擬詳解訊供前情不諱

詰無謀故幫毆情事查李陳氏被尋敬業用棍
毆傷身死保韋敬典主使自應按律以尋敬典
擬抵將尋敬典依律擬絞監候尋敬業等擬以
流杖笞責等因具題經臣部查律載威力主使
人毆打致死以主使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論
減一等又同謀共毆人致死以下手傷重者絞
監候原謀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細繹律意威
力主使人毆打重在威力二字蓋必素行豪強
實有可畏之威爲所使者原無毆人之心寔姐

于不敢不從之勢故以主使爲首下手爲從若
同謀共毆則下手者原有毆人之心故以下手
抵命原謀擬流律義正明毋容牽混此案韋敬
典欲在圩外空地蓋房開店圩長陸顯祥查係
官地往阻被罵乘夜將其買放竹木放火燒毀
韋敬典因無見証未經具控迨後復購竹木榕
蓋店房陸顯祥並不報官輒邀同李陳氏等五
人同赴拆毀韋敬典與堂弟韋敬業韋敬賢並
黃生玉趨至斥罵因見房屋多被拆毀一時氣

公聲言捆拏陸顯祥等送官並有如不服拏及
有人袒護儘行毆打等語韋敬賢黃殿富將陸
顯祥兩手拉住黃生玉用繩捆縛因李陳氏上
前救護韋敬業順用柴棍毆傷李陳氏左胳膊
倒地殞命臣部詳核案情韋敬典前購蓋房竹
木被燒未控已非盜事素稱豪強者可比迨再
購竹木又被拆毀亦祇聲言縛捆送官既與恃
有威力者不同且所捆者係逞強拆毀之陸顯
祥而毆斃者係趨護之李陳氏尤與威力主使

毆斃捆縛之人者迥別惟韋敬典既經起意捆
縛毆打卽屬原謀而李陳氏之死究由韋敬業
下手斃命正與同謀共毆人致死之律義相符
自應以下手之韋敬業論抵且查圩長陸顯祥
身係官役于韋敬典在官地蓋房之時理應稟
官究治乃始將堆放竹木放火燒毀繼復邀眾
拆毀房屋先後並不稟官其中難保無訛索不
遂挾恨逞忿情事自應詳細審明方可定擬駁
令該撫另行提犯研訊按律妥擬具題等因嘉

馬三才卷之二
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當卽行文去後今據該撫孫
疏稱接准部駁行提犯証人等赴省飭委桂
林府等審擬詳解提犯覆加研訊據各供與原
審無異查陸顯祥燒毀韋敬典竹木復又邀眾
往拆房屋訊係籍圖洩忿並無訛索銀錢韋敬
業將李陳氏毆傷身死亦無有心致死別情查
此案韋敬典因被圩長陸顯祥將維放竹木燒
毀復又糾眾拆屋邀同韋敬業等且止爭鬬韋

敬業將到場趨將又李陳氏毆傷身死前因韋敬典有捆挐陸顯祥等送官如不服挐或有人幫護儘行毆打之語將韋敬典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以主使之人爲首律擬絞韋敬業依爲從律擬流今覆加確核韋敬典既經起意捆縛毆打卽屬原謀而李陳氏之死究由韋敬業下手斃命正與同謀共毆致死人命之律義相符自應遵駁改正將韋敬業改依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律擬絞監候韋敬典等擬以流

杖管責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撫所題韋敬業合依同謀

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該撫疏稱韋敬典起意毆打合依原謀

滿流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該犯係已革生員曾

列膠庠與尋常士人不同應請寔是發配所折責

安置陸顯祥身充圩長因韋敬典在官地蓋房

向阻被罵將堆放竹木放火故燒復又糾衆拆

毀韋敬典房屋殊屬不浩墮項祥唐折毀韋敬

典房屋坐贓輕罪不議外應仍照原擬依挾仇
故燒場園積聚柴墓等物枷號兩個月滿流例應
枷號兩個月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
十板所燒竹木與拆毀房屋工價責令該犯照
數賠賞黃生玉黃殿富聽從韋敬典將陸顯祥
捆縛先將該二犯依威力制縛人爲從擬杖亦
未妥協黃生玉除推跌陸趙氏罪止擬笞輕罪
不議外應與黃殿富均改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折責三十板方紹依方志隆陸趙氏聽從陸顯

祥帮同拆毀房屋計合用修造雇工錢共銀二
十三兩六錢合依坐贓二十兩笞四十律爲從
減一等笞三十折責十板陸趙氏係婦人照律
收贖韋敬賢緝獲另結那旺圩外官地應飭禁
止民人造屋以免爭端等語查例載土蠻獠獐
有犯軍流等罪兇惡未甚者初犯照例姑免遷
徙又挾仇故燒空地閒房及場園堆積柴草等
物者首犯枷號兩個月杖一百流三千里如係
孤村曠野並不毘連民居閒房及田場積聚之

物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此案韋敬典雖係
已革生員與尋常人不同惟係共毆原謀情罪
未甚兇惡且係初犯未便予以實流韋敬典應
照例改擬折枷號兩個月滿日折責四十板免
其發配至圩長陸顯祥挾嫌故燒韋敬典堆放
空閑地內竹木前據該撫疏內聲明勘得係曠
野官地並無鄰佑是該犯挾嫌放火係在曠野
並不毘連自應照例擬徒乃該撫將該犯仍依
故燒場園積聚柴草等物例擬以滿流加枷與

例不符陸顯祥應改依故燒孤村曠野田場積聚之物滿徒例杖一百徒三年仍枷號兩個月俟枷號滿日定地充徒至配所折責方紹依方志澀輒以不干已之事聽糾帮同拆毀房屋陸趙氏于伊夫前往折屋並不阻止復聽從隨往均屬不合未便僅依坐贓律擬管應改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陸趙氏照律收贖餘均如該撫所題完結逸犯韋敬賢應令該撫飭緝務獲審擬另結再該撫疏稱所有本案原審

擬罪請議遵駁更正職名係前署左州事鎮安
府知府黃德榮照擬勘轉係太平府知府王撫
棠相應開參再據詳審轉之上司職名係前任
按察使公弢業經陞任卸事無從遵駁改正所
有職名可否免開相應聲明聽候部議等語吏
部查定例部駁改正案件承審之府州縣官原
審律例不符者照失出人例減等議處例應
降調者照所降之級留任又定例承問官將應
擬重流以下及無罪人犯錯擬斬絞者府州縣

官降三級調用等語除審轉之前任廣西按察使公義例得免議毋庸議外將流犯錯擬絞候逆駁改正之承問官署左州事鎮安府知府黃德榮太平府知府王撫棠均照例降三級留任係失入毋庸查級議抵至圩長陸顯祥將韋敬典蓋房竹木放火故燒復又糾衆拆毀房屋失察之該管官及徒犯陸顯祥錯擬流罪之承問官均例有處分應令該撫將應議各職名咨送吏部核議等因嘉慶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題

十二日奉

旨韋敬業依擬應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直隸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宣化縣魯德昌用刀砍死
人事一案據直隸總督梁 疏稱緣魯德昌籍
無萬全充當張家口協中營把總問上兵丁與
王悅素識無嫌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保
安汛把總藍明奎所管兵丁申榮因閃壞馬腿
恐受責處卽捏稱告假探親私自潛逸至二十
二日申榮路過王悅茶館進內喝茶聲言欲覓
工作王悅不知申榮係在逃兵丁卽雇申榮在

鋪傭工議定每月工價大錢八百文七月初十日把總藍明奎因申榮逾限不到卽差兵丁尚林張玉奎等十一日尚林等見申榮在王悅舖中欲行鎖拿王悅聲言申榮係伊雇工俟晚間與申榮算清賬目送交帶回尚林等應允而散後申榮求王悅客留王悅允從至晚並未將申榮送往十二日早尚林等赴張家口協中營把總毛錦文衙門稟明添差兵丁魯德昌同往王悅舖內拘拿王悅攔阻并行沮展尚林與王悅

爭吵王悅掌批其脰魯德昌罵王悅付斥王
悅不依尚林等恐致滋事聲言回汛稟請閱提
當卽走回魯德昌亦回汛將稟稟銷王悅因魯
德昌幫同拿人且被村斥心生氣忿邀同張玘
偕往理論是夜起更時分王悅張玘各帶鉄鎗
木棍前往魯德昌院內嚷罵魯德昌亦在屋內
回罵申榮恐滋事端踵至查看王悅囑令申榮
進內將魯德昌喚出魯德昌隨取腰刀劃傷申
榮左耳張玘上前用木棍朴毆亦被魯德昌用

刀劃傷右手腕均各負痛跑回維時王悅用鎗連扎致劃傷魯德昌額門右額角右眉等處魯德昌用刀砍落王悅左手王悅並肆嚷罵并欲拚命魯德昌氣忿莫遏頓起殺機卽用刀連砍致傷王悅額門左右太陽左血忿骨左肩甲右乳并劃傷右腋肌倒地魯德昌料其傷重必死當卽歇手自赴把總毛錦文衙門投首時張玘轉回看視將王悅扶回報縣驗傷諭令調治至悅傷重延至十五日黎明殞命復據報驗屢番

供認不諱覆詰委無另挾別嫌預謀致死情事
查魯德昌充膺兵丁因奉差赴王悅舖內協拿
兵丁申榮當被王悅攔阻後王悅又邀同舖夥
張玘赶往混罵并用鎗將其劃傷輒敢頓起殺
機將王悅毆斃殊屬不法魯德昌砍傷王
悅時並非在於協拿申榮之際自應依故殺木
律問擬魯德昌除刀傷張玘等輕罪不議外依
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

查該獄務得真情案關兵民交涉尤須

詳慎是否兵丁藉差滋事抑係民人抗拒玩法
各按情罪分別定擬庶無枉縱此案兵丁魯德
昌因開茶舖之民人王悅雇逃兵申榮傭工經
申榮本官把總差兵丁尚林張玉查拿王悅許
俟與申榮算清賬目送交後申榮求王悅容留
王悅允從尚林等赴中營把總衙門稟明添差
兵丁魯德昌等往王悅舖內拘拿王悅攔阻并
行毆罵尚林與王悅爭吵王悅掌批其肋魯德
昌當同王悅村斥王悅不依尚林等卽回公裏

請開提魯德昌亦將稟稟銷王悅因魯德昌幫
同拿人且被材斥心生氣忿邀同張玘名帶鎗
棍前往魯德昌院內裏罵王悅用鎗連扎魯德
昌頭門額角等處魯德昌用腰刀砍落王悅左
手王悅斃馬并欲拚命魯德昌氣忿頓起殺機
用刀連砍其額門左右等處殞命該各以魯德
昌砍傷王悅不在協拿由榮之時張政殺律擬
斬監候等因細核案情民人王悅雇用逃兵申
榮先雖不知情言追尙林奏差往拿王悅係明

知申榮係屬逃兵輒敢聽囑容留復於把總添差拘拿府公然出頭攔阻并拒批尙林腮朕是其袒獲逃兵抗拒官差已屬罪有應得乃於魯得昌等去後又復糾邀持械赴魯德昌家尋毆用鎗連扎多傷魯德昌因而忿殺致斃果如該督所審情節則魯德昌以奉票協拿之官兵致斃窩藏逃兵生事逞兇之罪人雖砍殺已在協拿之後而王悅之登門尋衅實因魯德昌協拿逃兵中榮挾忿而起自不待寬死者獲犯傷差

之罪律該犯以尋常故殺之條惟曾德昌既奉
本官差往協拿目擊尚林被王悅拒毆掌批何
以並不回明本官卽將差票真銷其中亦難保
無藉差訛詐肇衅懷恨別情案關兵民交涉情
罪區分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另委賢員虛衷研
鞠務得寔情按律定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
駁去後茲據直隸總督梁 疏稱接准部咨飭
提犯卷來省查照部駁情節逐一研審據該犯
將起衅砍傷致死情由供認不諱恐曾德昌等

寔無藉差訛詐情事覆詰至再矢口不移查魯
德昌砍死王悅雖不在協拿申榮之時但王悅
明知申榮係屬逃兵胆敢窩留抗拒已屬罪有
應得迨後登門尋衅亦因心懷魯德昌協拿之
嫌而起誠如部駁自不得寬死者護犯傷差之
罪律該犯以尋常故殺之條惟是魯德昌既用
刀將王悅左手砍落儘可拒執送官乃因其嘆
罵輒復起意殺死殊屬不法將魯德昌收依擅
殺罪人等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加該督所題魯得昌合夥依罪
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聞殺論聞殺者絞監候
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既稱魯德昌前刺
之字飭令起除申榮張玘二犯請照前題擬以
杖枷分別援免發落等語均應該督所題元結
再該督前疏內稱張家口協中營把總毛錦文
約束不嚴職名咨送兵部查議等語查此案兵
丁犯命案約束不嚴之把總毛錦文例應降一
級留任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十九日題二十一

日奉

有曾德昌依擬校看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四川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奉節縣審解民人藍玉貴盜開龔世科已埋屍棺聞拿投首一案先據四川總督勒咨稱緣藍玉貴籍隸廣元本係周姓自幼抱與藍如謨爲子藍玉貴不務正業被逐出外求乞度日嘉慶十年九月二十一日龔紹先之叔龔世科病故棺殮抬赴沙林地方埋葬十二月十四日藍玉貴路過該處瞥見新墳起意發掘竊創屍衣賣錢使用卽于是夜三更

藍玉貴檢拾木片前往創開墳土撬落棺蓋剝
取屍衣曰染有臭穢欲俟折洗潔淨方可變賣
當將賊衣攜至右祠藏放而回旋經龔紹先查
見報縣會營驗緝藍玉貴聞拿嚴駭畏罪追悔
繳贓投首訊供通詳覆鞫據供前情不諱恐有
發塚竊刖別案嚴詰不移似無遁飾查藍玉貴
發掘龔世科墳塚開棺剝取屍衣聞拿投首自
應照往問擬藍玉貴合依發掘他人墳塚開棺
見屍者絞監候該犯開拿投首應照例於絞罪

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刺辟該犯到
官鞫禁在嘉慶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以前係開棺見屍不酒接減此外並無窩夥竊
劫別案及知情分贓之人該犯出外行竊原籍
牌保無從覺察均毋庸議原贓衣服給主具領
屍棺已據殮埋無干省釋相應咨達等因臣部
查此案藍玉貴見龔世科已埋新墳起意發掘
卽用木片包開墳土擲落棺蓋剝取屍衣是該
犯業將龔世科已埋屍棺發掘開棺見屍暴露

屍身剝取衣物卽屬損傷於人不可賠償照律
應不准其自首該督將藍玉貴擬以絞候聲明
聞拿投首減等擬流之處係屬錯悞應令該督
將該犯按律改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
後茲據該督流稱接准部駁當經檄飭遵辦據
署奉節縣知縣許乃大將藍玉貴遵駁改擬招
解屢當供認不諱查律載發掘他人墳塚開棺
見屍者絞監候又損傷千人干物不可賠償不
在自首之律此案藍玉貴見集世科已理新墳

起意發掘卽用木斤刨開墳土擡落棺蓋剝取
屍衣雖屍身三未傷損惟發棺已至屍骸暴露
卽與名例所載損傷于人不可賠償之例相符
律不准其自首自應遵駁改擬將藍玉貴依律
改擬絞候照例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 查此案旣據該督按律遵駁改正藍玉
貴應如該督所題合依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
屍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並據聲明
該犯到官羈禁在嘉慶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以前招審在後且係開棺見屍毋庸聲請核議
等語應毋庸議餘如所題完結等因嘉慶十二
年八月初十日題十六日奉

旨藍玉貴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一起為委審事會看得曹縣民許燦文謀殺伊妻
前夫之女喜姐圖賴劉鳳閣等喜姐因傷身死
一案先據山東巡撫長 疏稱許燦文籍隸該
縣已死喜姐並二姐俱係伊妻張氏前夫之女
隨幼撫養許燦文向租劉鳳閣宅基蓋屋居住
已歷二十餘年相安已久與蔡邦來郭誠意鄰
居素好嘉慶十年二月間劉鳳閣因許燦文所
住宅基自欲蓋房其遷移許燦文未允劉鳳

閻赴縣具控經蔡邦來等調處約俟六月初一日交還宅基許燦文逾期未還劉鳳閣屢向逼索閏六月十七日晚劉鳳閣邀同蔡邦來郭誠意等前赴許燦文門首與之理論許燦文未敢與較嗣許燦文因蔡邦來等幫同劉鳳閣向索宅基心懷不甘是月二十一日黃昏時候許燦文之妻張氏同次女二姐在院睡宿喜姐獨自睡在西屋該犯在前院乘涼憶及劉鳳閣索地控縣起意將喜姐扎傷圖賴隨擣取削殺小刀

潛入西屋見喜妃赤身脫卧睡熟許燦文即用
刀扎傷其身上致傷喜姐右肋相連肚腹喜姐
被扎聲喊時二姐尚未睡熟見伊繼父從西屋
逸走許張氏聞聲點燈起視將傷處用藥護益
許燦文隨後走進聲言定係仇家暗算並囑喜
姐有人查問卽指蔡邦來郭誠意架伊至劉鳳
閣院內扎傷之言尙告許燦文復將喜姐舊存
破褂撕下沾取地上之血並行兇小刀捺入劉
鳳閣院內次早卽以蔡邦來等將伊女扎傷情

由赴縣呈報該縣勘驗因喜姐被扎情形未確
查驗喜姐身穿小褂並無刀痕血跡顯係裝點
當向究詰據二姐將曾見伊繼父從西屋走出
之言質證明確許燦文無可狡飾即將扎傷圖
賴各情據實供明喜姐即於二十三日因傷殞
命將許燦文依毆妻前夫之子至死律擬絞監
候等因具題經臣部查律載毆妻前夫之子至
死者絞故殺者以凡論等語此案許燦文即挾
蔡邦來等稱劉鳳閣逼討宅基之嫌希異圖賴

自必加以人命重情方可傾陷豈有虛以活傷
圖賴自取敗露之理且原驗屍格右肋相連肚
腹斜長二十五分深透內膜止欲表傷自必輕
淺何致于致命要害之處狠扎奇重是許燦文
所供但欲扎傷不欲扎死之言顯係狡飾卸罪
該據其狡飾之供科以毆死之罪置謀殺圖賴
重情于不問罪闕斬絞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
令該撫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
因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護撫
遵照逐一研訊緣許燦文德及劉鳳閣屢次催
逼折房搬移又同蔡邦來上門尋罵心生氣忿
起意將喜姐扎死圖賴隨擄取削穀小刀潛入
西屋見喜姐赤身仰卧睡熟卽用刀扎傷喜姐
右肋相連肚腹喜姐被扎聲喊許燦文卽行逸
出經二姐在院瞥見張氏驚醒起身點燈照着
調護蓋傷處許燦文又轉進屋內聲言定係
雙鼠暗算不必救護死後可與劉家涉訟並囑

喜姐以有人查問卽稱蔡邦來郭誠意架伊至
劉鳳閣園內扎傷之言向告訴燦文復將舊存
布褂撕取一塊在地沾血連兇刀捺入劉鳳閣
園內次早卽以蔡邦來等將伊女扎傷情由赴
縣具控該縣責炳勘驗因喜姐身穿小褂並無
刀痕血跡顯係裝點又向二姐究出自擊許燦
文從西屋走出質證明確許燦文無可推卸又
懼于重罪捏稱止欲扎傷圖賴嗣喜姐因傷殞
命報縣驗訊該犯仍照前供止認扎傷不認有

心扎死該縣據供通詳將該犯依毆妻前夫之
子至死律擬絞監候由府司審轉前撫臣長一
勘題經刑部駁飭覆訊提審供認不諱將許燦
文收依謀殺人律擬斬監候照例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 查此案既據該撫遵照指駁情節審明
該犯許燦文因挾劉鳳閣等索還宅基之嫌將
喜姐謀殺圖賴屬實查喜姐係該犯妻前夫之
女應以凡論許燦文應如該護撫所題改依謀
殺人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再該陞撫前

疏內稱劉鳳閣向許燦文索還宅基事甚細微
先經控縣復邀同蔡邦來郭誠意會同理諭致
釀衅端劉鳳閣蔡邦來郭誠意均照不應重律
杖八十折責三十板查劉鳳閣等犯在嘉慶十
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以前劉鳳閣等所得杖罪均予援免許燦文賃
租劉鳳閣宅基所蓋房屋應聽自行拆毀再將
宅基退還等語均應如所題完結等因嘉慶十
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題十二月初一日奉

馬氏系圖

卷六

圖報

八

許燦文

許燦文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陝西司

一起爲詳報事會看得狄道州回民馬老五姦估
婦女節次行兇擾害並拒捕毆差一案先據前
任陝甘總督倭咨稱緣馬老五籍隸河州與
州民劉麻子隣村相識劉麻子外出傭工遺妻
魏氏在家獨處嘉慶九年五月間魏氏赴地拔
草馬老五經過四顧無人頓起淫念當向魏氏
嚇逼成姦追後遇便宜淫不記次數陸續給與
與物件布疋亦無確數劉麻子並不知情十年

五月間馬老五因魏氏住房倒塌卽將魏氏領至伊家茲宿七月間馬老五將劉麻子倒塌房屋拆去修葺鋪面八月初九日州民高殿才用驢馱載葫麻三袋路經馬老五庄前馬老五瞥見起意搶奪捏稱高殿才該伊錢文卽將葫麻搶去均因畏兇未控十九日馬老五因乏使用攜帶破爛褐馬褂褐衫各一件至年遇春當舖欲典當舖制錢二千文年遇春因衣物破爛僅肯當錢二百文馬老五不依置罵適有郭守儒與

張代林共攜制錢一千四百五十文至年過春
舖內取贖當物將當票錢文放於櫃上年遇春
查點錢數馬老五復起意搶奪卽拾石向年遇
春擲毆年遇春閃避馬老五乘空將錢票搶奪
而逸旋經鄉約王啟才報州關提該犯聞風藏
躲九月初二日馬老五同妻弟白顯廷至劉啟
朋茶舖飲茶被河州差役傳選鎖拿馬老五卽
用鞭杆拒毆致傷傳選偏左脊背兩肋等處白
顯廷亦用拳毆傳選左眼經劉啟朋勸散該犯

當卽逃逸傳選稟明河州驗傷改差嚴緝將馬老五白顯廷拿獲于九月二十四日移解到州並據劉麻子等呈控到案錄供通報據供前情不諱詰無另有行兇爲匪不法別情亦非強奪佔爲妻妾矢口不移案無遁飾查此案馬老五始則嚇姦魏氏繼復領至其家姦宿拆去劉麻子房屋木植修葺舖面及節次搶奪郭守儒等錢文胡麻並因向年遇春強當不遂用石擲毆種種不法已屬屢次生事行兇無故擾害罪于

極邊充軍乃事發在逃被獲又敢用鞭杆拒毆
差役傳選偏左春背兩肋等處更屬不法自應
依例改發將馬老五依例改發回疆爲奴照例
刺字仍刺搶奪字樣劉魏氏等擬以柳杖等因
到部當經臣部查律載強奪良家妻女姦佔爲
妻妾者絞監候等語細釋律意固重強奪二字
但案情不一有本夫外出遺妻獨處嚇逼成姦
強留在家姦宿嗣本夫查知又廼干強悍不敢
接回並不敢控告卽強奪姦佔無異此案馬老

五因劉麻子在外傭工伊妻魏氏獨處先經嚇逼成姦帶至伊家姦宿復將魏氏倒塌房屋折去修葺舖面劉麻子回家問知畏兇未控迨該犯迭次訛詐經州差拿該犯拒傷差役復被拿獲劉麻子始行呈控劉魏氏亦跑走回家核其情節馬老五始則欺凌孤身婦女嚇逼成姦繼復領至伊家姦宿又折其房屋卽屬強奪且本天劉麻子回家時該犯留住魏氏在家並未送還直至該犯被獲解案魏氏始行跑回如謂只

圖姦宿並無強佔情事殊難憑信該督干此等
緊要關鍵並不嚴審明確僅據其避就之供卽
略以姦佔之罪遽依棍徒定擬實未允協案關
罪名出入未便卒覆應令該督再行研訊確情
另行妥擬到日再議等因去後今據該督疏稱
檄提該犯等到省委員遵照臣部指駁情節悉
心研訊仍據供認前情不諱覆詰堅供委因強
留霸姦並無作爲妻妾情事矢口不移案無遁
飾查律載強奪良家妻女姦佔爲妻妾者絞監

候等語誠以此條重在強奪二字前因該犯供
明將魏氏領至家中只圖姦宿並無強奪佔爲
妻妾情事若意依律擬絞恐與強奪律義無所
區別是以將馬老五依兇惡棍徒擾害例擬重
囚其拒傷差役照例改發今既據供認姦佔屬
實未便因其尙未作爲妻妾稍從寬減且經臣
部指明該犯始則將魏氏孤身婦女嚇逼成姦
繼復領至伊家姦宿又折去房屋卽屬強奪等
因自應遵駁更正將馬老五依律改擬絞監示

仍刺搶奪字樣劉魏氏擬以枷杖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督所題馬老五應改依強

奪良家妻女姦佔爲妻妾者絞監候律擬絞監

候秋候處決該犯羈禁在嘉慶十一年正月初

四日

恩旨以前惟強奪良家妻女姦佔應不准減等該督

既稱劉魏氏與馬老五姦宿訊係被嚇所致且

馬老五一經被拿該氏旋即逃回應仍照例問

擬劉魏氏合依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杖一

百係犯姦之婦杖罪酌決枷號收贖交給本夫
領回聽其去留白顯廷雖不知馬老五拾奪脫
逃亦非本案罪犯例聽勾捕之人但馬老五拒
捕之日明知馬老五係官司差拘之人輒敢用
拳毆傷差役傳選左眼亦屬不法若僅照手足
毆人成傷律擬笞不足示懲應照不應重律杖
八十再加號兩個月滿日折責發落劉麻子追
于姦夫强悍隱忍未控訊無縱姦情事應與臨
時畏懼未敢首告之高殿才郭守儒吳張代林

均免置議馬老五所搶葫蘆錢文並拆毀房屋
照追給領其所給魏氏物件布疋訖無確數並
免着追該犯等事犯在

恩旨以前所得枷杖各罪均請寬免等語均應如該
督所題完結等因嘉慶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題八月初四日奉

旨馬老五依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西司

一起爲報驗事會看得義寧州民何達棟故殺陳
王氏誤傷其子陳余保身死一案先據督署江
西巡撫秦疏稱緣何達棟與陳王氏之夫陳
在茲鄰居往來王氏素不避忌嘉慶五年十月
內何達棟赴陳在茲家閑坐適陳在茲外出何
達棟隨與王氏詞戲成姦以後遇便官淫不記
次數并隨時資助錢文不記數目陳在茲並不
知情嗣王氏因何達棟無錢送給不允續姦九

年六月二十三日何達棣探知陳在茲外出復往家內誑稱送給錢文約定夜間前往茲宿王氏允從至起更時王氏帶同幼子陳余保睡時留燈等候旋即睡熟二更時何達棣前往叫門不應恐人聽聞轉至王氏屋後倒壁處進內行至王氏床前將王氏推醒並將王氏幼子陳余保帶醒何達棣向王氏求姦王氏索錢何達棣聲稱今晚無錢明日補給王氏不允姦宿催令出去何達棣斥其無情掌批王氏腮脰王氏氣

忿坐起順取床邊木稍向毆何達棣奪過木稍連毆王氏左右眉叢王氏用手架格將床邊桌上燈火搥滅隨卽喊罵陳余保亦在床哭喊何達棣又用木稍向王氏亂毆黑暗中悞傷陳余保偏左及額顱連眉叢復滾跌下木許傷影際王氏叫喊何達棣丟棄木稍卽行跑逃經鄰人周治庭趨視詎陳余保傷重逾時殞命次日早陳在茲外回詢知前情報驗獲犯訊詳飭據供前情不諱究非有心欲殺逃後亦無行兇爲匪

及知情容留之人查何達棣先與陳王氏姦好
嗣王氏因其無錢資助拒絕爭毆該犯用木稍
亂打以致誤傷其子陳余保身死自應仍照鬪
殺問擬將何達棣依與人鬪毆而誤殺其人之
子依鬪殺律科罪例擬絞監候陳王氏依例擬
以枷杖等因具題臣部細核案情何達棣當燈
火未滅之先已目擊王氏在床坐起王氏與陳
余保一坐一卧其相距處所何達棣業已了然
于心迨後扯滅燈火陳余保哭喊王氏亦正在

喊罵更可聞聲立辨何達棣如果向王氏毆打
何至傷及陳余保其爲陳余保哭喊恐人聽聞
有心欲殺情已顯然節謂黑暗中誤傷亦必何
達棣因續姦不遂氣忿欲將王氏致死先用木
稍毆傷復又亂毆以致適傷其子陳余保殞命
則因故殺而誤殺旁人按律亦應以故殺科斷
駁令詳細研鞫妥擬到日再議等因具題奉

旨部駁甚是欽此等因咨院行司去後茲據該護撫
先覆稱接准部咨檄委因公在省之饒州府

知府劉若璣會同南昌府知府麟喜督同南昌
縣知縣龍澎新建縣知縣寧瑞提集犯証查照
指駁情節逐一隔別研訊據該犯何達棟供稱
是夜燈火未滅之時王氏在床坐起與陳余保
一坐一卧原屬看明因王氏先在床邊拿取木
稍向毆時伊立在床外王氏從床內向毆原係
身向外側後被伊奪獲木稍連毆王氏左右眉
叢王氏用手抵格致將燈火拉滅該犯憶及王
氏憤情一時忿恨頓起殺機欲將王氏致死意

謂王氏身仍外側是以又用木梢只向外邊亂
毆王氏先已害痛身往裡側其時婦女幼孩嘈
雜哭喊分辯不明以致黑暗中悞傷陳余保身
死並非因陳余保哭喊恐人聽聞有心致死積
之陳王氏亦供伊與陳余保先本睡卧一處因
被何達棣掌毆氣忿坐起順在床邊拿取木梢
向外毆打原係身向外側繼被何達棣奪獲木
梢連毆左右肩叢護痛用手格開木梢卽已身
向裡閃何達棣又用木梢向伊亂毆自已該犯

身仍向外毆黑暗中將陳余保悞傷身死堅供不移查王氏先在床邊拿取木梢向床外之何達棣毆打所以身仍向外側自屬可信繼因眉叢被毆受傷負痛往裡側閃亦屬情理是何達棣所供非因陳余保哭喊慮人聽聞有心欲殺而傷由悞中似屬真情其因續殺不遂氣忿莫釋欲將王氏致死復用木梢亂毆以致適傷其子陳余保殞命已據自認不諱何達棣因欲致死王氏致將其子悞傷殞命誠如部駁因故殺

而誤殺傍人按律亦應以故殺科斷前因該犯
將忿恨欲殺王氏情由匿不供明惟稱亂毆誤
傷是以照鬪殺擬絞今已覆審明確自應按律
改擬將何達棣依律擬斬監候照例刺字等因
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護撫所題何達棣應改依
故殺人而誤殺旁人者以故殺論故殺者斬監
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此案先經定案招解
雖在嘉慶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以前係故殺幼孩情節較重不准援減該護撫
既稱陳王氏合依軍民相姦例杖一百枷號一
個月係犯姦之婦杖決枷贖事犯在

恩赦以前應予援免並免收贖仍給本夫領回聽其
去留陳在茲訊不知情應毋庸議何達棣賁給
王氏錢文訊無確數免其着追等語均應如該
護撫所題完結等因嘉慶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題十九日奉

旨何達棣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河南司

據調任護理河南巡撫錢審靜祥年三十八歲
係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謀殺劉魁以致徐長
春誤將劉魁之父劉宗湯砍傷身死一案將靜
祥依律擬斬等因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日題
七月初五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該_臣等會同都察院大理
寺會看得先擬原任河南巡撫清安泰疏稱緣
靜祥係劉宗湯外甥服屬小功自幼披剃爲僧

在社廟住持與劉宗湯同庄來往嘉慶十二年
春間劉宗湯長子劉敬向靜祥借錢五百文八
月十二日劉宗湯偕劉敬並次子劉魁外出探
親靜祥前往索錢見劉敬之妻梁氏獨處頓萌
淫念隨向梁氏拉手令其同睡抵欠梁氏不依
喊罵有街隣董吉祥趨見靜祥當即逃跑十五
日劉宗湯等同歸梁氏訴述前情劉魁氣忿前
往廟內向靜祥斥罵聲言要報官究處靜祥回
罵劉魁舉刀砍傷靜祥左腿左膝胸左脚腕右

賅經徐長春勸散至十二月間靜祥始將傷處
醫痊心懷忿恨起意殺死劉魁洩忿一人不敢
下手廿五日夜靜祥邀徐長春至廟飲酒告知
情由央令相帮徐長春先不肯依靜祥以徐長
春舊欠銀二兩愿將本利全讓並稱事發到
官自行抵償與徐長春無干徐長春允從二更
時分靜祥攜刀與徐長春偕至劉宗湯門首靜
祥在外打門劉宗湯接應靜祥誤認爲劉魁聲
音恐被看破將刀遞與徐長春囑其狠砍自卽

躲避嗣劉宗湯開出大門徐長春於暗中無從
辯認卽舉刀向砍致傷劉宗湯額頭相連眉叢
鼻梁倒地殞命報驗審供不諱查僧人靜祥圖
姦母舅劉宗湯長媳梁氏未成被劉宗湯次子
劉魁砍傷隨挾恨商同徐長春謀殺劉魁洩忿
以致徐長春誤將劉宗湯砍死是謀殺總麻表
弟以致誤殺小功母舅係該犯犯時不知自應
按律以凡人科斷將靜祥依謀殺人而誤殺旁
人以故殺論律擬斬監候徐長春等擬以流徒

等因具經刑部等衙門查案此案僧人靜祥因調姦表嫂梁氏未成被表弟劉魁聞知我向理論用刀砍傷經勸而散嗣傷已醫痊心懷忿恨起意將劉魁殺害洩忿遂邀欠伊銀兩之徐長春相帮是夜二更時分靜祥攜刀與徐長春同至劉魁門首打門適該犯小功母舅劉宗湯在內應聲靜祥誤認爲劉魁聲音恐被識破卽將刀遞與徐長春喝令狠砍自行躲避迨劉宗湯開出大門徐長春於黑暗中無從辯認卽同砍

致斃該撫因靜祥謀殺總麻表弟誤殺小功母
舅將靜祥以犯時不知依凡人論引用謀殺人
而誤殺旁人以故殺論律擬以斬候徐長春依
下手傷重致死律擬流等因具題核其情節靜
祥既欲謀殺劉魁則於劉宗湯在內應聲時自
應審聽明白何至將劉宗湯聲音誤認爲劉魁
應音且靜祥係已死劉宗湯之甥同庄往來並
非別處生長素不相識斷無不能辨其聲音之
理卽徐長春供內亦稱自社廟與靜科閒談適

劉魁走來與靜祥互詈鬪毆經伊勸走是徐長
春與劉魁父子亦係彼此熟識聞聲不難明辨
又何至因誤聽聲音以致誤殺再該犯如果止
欲謀殺劉魁當其與徐長春持刀登門欲行喚
出暗害豈不慮劉魁家內不止劉魁一經打門
未必卽是劉魁走出反致謀情敗露查劉魁砍
傷靜祥後事隔四月之久靜祥始行起意謀殺
劉魁此數月內難保靜祥不與劉宗湯另有挾
嫌起意謀殺及已殺劉宗湯轉藉口於挾劉魁

砍傷之嫌因謀殺劉魁因而誤殺以圖輕減罪名該撫並未詳細研究遽以犯時不知誤殺定案案情殊多疑實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爲詳細研鞫務得實在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等因具題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旋據該護撫錢楷疏稱遵卽飭委署開封府知府孔傳金逐加研鞫訊據靜祥供稱該犯圖姦劉魁之嫂梁氏未成被劉魁砍傷左腿等處調養平復後心懷忿恨起意殺

劉宗湯與兄劉

敬出外討賊只有劉魁在家於黑夜哄出殺死
不致謀情敗露隨邀徐長春於夜二更時候攜
刀同往劉魁門首打門聽聞有人答應實不料
劉宗流先已回歸兼之劉宗湯聲音與劉魁相
似是以認爲答應之人卽係劉魁恐其出而看
破將刀交與徐長春令其等候開門狠砍以致
徐長春誤將劉宗湯砍傷身死等情查靜祥起
意謀殺劉魁探知其父劉宗湯與兄劉敬出外

故乘黑夜哄出下手劉宗湯先已回歸出於該犯意計之外而劉宗湯與劉魁聲音相似猝難辨認其誤殺情形實屬可信又據徐長春供稱該犯與劉宗湯劉魁隣庄居住並不認識僅於劉魁將靜祥砍傷時在旁勸散始行問知姓名劉宗湯父子聲音均不熟悉無從辨別是夜暗黑之中又不能辨認面貌以致誤殺等情查徐長春與劉宗湯素不認識劉魁僅止一面無從辨別聲音暗中又不能辨認面貌誤砍致死亦

局可信訊據靜祥供稱該犯於八月十五日被
劉魁砍傷在廟調養傷痕不能出門從不到劉
魁家內亦不與劉宗湯劉魁見面直致十二月
傷痕平復始行起意謀殺劉魁洩忿委無另挾
劉宗湯嫌隙謀殺劉宗湯藉詞謀殺劉魁希圖
輕減罪名等情質之屍子劉魁亦稱靜祥受傷
後總未與伊父子見面別無另有嫌隙卽訊之
隣人董善祥供亦無異查靜祥被劉魁砍傷後
事隔四月傷甫平復始行起意謀害劉魁洩忿

此數月內在廟養傷從夫與劉宗湯劉魁見面
衆供僉同其與劉宗湯別無另有嫌隙藉嗣避
就已無疑義今據該護撫遵照指駁各情節逐
加研訊靜祥並無與劉宗湯另有挾嫌於謀殺
後藉嗣避就情事并將該犯探知劉宗湯與劉
敬出外討賬不料劉宗湯先已回歸之處聲敘
明晰自應仍照原擬問罪除徐長春依謀殺人
誤殺旁人下手傷重致死者例擬流不准援減
劉魁依刃傷總麻第律擬徒援減爲杖外靜祥

合依謀殺人而誤殺旁人以致殺論故殺者斬
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查此案並無犯病展限
合併聲明等因嘉慶十四年九月初七日題初
九日奉

旨靜祥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蘇司

據原任江蘇巡撫汪審郭登連年三十歲係江蘇淮安府交東縣人听从高連子糾搶王庭獻之妻周氏姦污一案將郭登連依例擬絞等因
嘉慶十四年六月初四日題八月初八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該臣等會同都察院大理寺會看得高連子郭登連朱翠籍隸交東錢三籍隸沐陽王四籍隸海州張老漢周王江籍隸贛榆因高連子有同母異父之兄鄭全玉與王

庭獻鄉近居住高連子因至鄭金玉家曾見王
庭獻之妻周氏少艾高連子自念三旬尚未娶
妻輒欲糾人強搶周氏爲妻嘉慶十二年十一
月初五日高連子邀鄭登連飲酒俱醉即將欲
搶周氏情由向告其叔搶許謝錢五千文郭
登連貪利應允高連子恐有人追趕不能抵敵
又令郭登連多邀數人同去郭登連慮及他人
不肯爲此犯法之事高連子復囑郭登連捏稱
周氏本係伊之表妹曾經央媒說親周氏亦已

願嫁因周北母家嫌貧未允將周氏另嫁王庭
獻家致伊心懷不平欲行強娶成婚許俟事成
後各謝錢一千文可以哄令幫助郭登連卽照
高連子之語轉糾錢三王四張老漢周玉江朱
翠五人錢三等均信爲實允從是夜三更時郭
登連等跟隨高連子齊抵王庭獻門首高連子
窺探門尙未掩周氏正在燈下做活高連子因
與周氏認識恐被喊破主令郭登連一人進搶
高連子等在門外等候郭登連推門進內一見

周氏卽行拉搶出外周氏囔罵時王庭獻先已
睡臥聽聞起身趕出喊救郭登連背負周氏先
跑高連子在後假作山東口音用言嚇禁王庭
獻因見人衆不敢追奪高連子與郭登連輪流
背負周氏跑走錢三等跟隨同行周氏一路哭
罵追至離王庭獻家約有二十餘里時將黎明
見有空棚高連子卽背周氏進內歇脚周氏坐
地哭罵不止高連子頓萌淫念令郭登連等先
行散開高連子乘空向周氏求姦不從強將周

氏按捺在地拉褲茲汚茲畢又欲令周氏同走
周氏正在哭鬧比錢三等因見周氏哭罵情形
可疑隨於出棚之後向郭登連再三盤問郭登
連不能隱瞞始將高連子身圖周氏姿色平空
強搶埋詞哄騙各實情向告錢三等嗔怪高連
子等騙害同犯重罪不愿受謝令將周氏送回
當卽轉往空棚向高連子喊破齊向嚷鬧不依
高連子撇下周氏走避錢三等卽欲將周氏送
同時值郭登連踵至錢三等又向埋怨郭登連

亦卽懊悔願將周氏送回王庭獻家錢三等旋
各走散郭登連將周氏送至王庭獻門首周氏
指明郭登連係幫搶之人被王庭獻喊同地鄰
將郭登連獲住解縣並續獲高連子等審洪不
諱按例將高連子擬斬決並稱郭登連始雖
聽從幫搶代爲哄糾錢三等盤出平空強搶真
情同向埋怨卽心生悔懼將周氏送還夫家在
周氏因披強搶失身於高連子固未便比引身
首之例辦理較之始終甘心聽從強搶者究屬

情有可原郭登連請於爲從絞罪上量減一等
擬流等因其題經刑部查高連子與周氏素無

瓜葛因見周氏少女輒敢起意賄囑郭登連糾
約錢三等平空強搶冀圖姦佔爲妻且周氏已
被高連子搶獲強盜屬淫惡高連子一犯應加
該撫所題合依聚眾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
室搶奪婦女已成爲首者斬立決例擬斬立決
至郭登連一犯臣等詳核情節該犯始則聽從
高連子謀搶並代爲哄糾錢三等同行繼則一

人進內將周氏搶出與高連子輪流背負跑走
迨背至空棚該犯復退出棚外致周氏被高連
子用強姦污是該犯始終助惡法難輕縱卽其
將周氏送還夫家特因被錢三等盤出強搶真
情同向埋怨所致究非出於該犯本心且已在
周氏被污之後衡情定罪自應將該犯按爲從
例擬絞該撫旣知周氏已被該犯等強搶姦污
於律不准自首又謂郭登蓮與始終甘心聽從
強搶有間將該犯於爲從絞罪上量減一等擬

流竇屬曲爲寬縱案關生死出入臣部未便率
覆應令該撫據實擬具題到日再議具題奉

旨高連子著卽處斬郭登連一犯部駁甚是依議欽
此等因咨行去後旋據該撫疏稱除將高連子
處決外郭登連奉部駁應按爲從例擬絞自當
遵駁改擬除錢三王四張老漢周玉江朱翠均
依強搶婦女姦占爲妻聽從附和同行量減爲
徒俱不准援減所有錯擬職名交部查議外郭
登連應改照聚衆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

雲南司

一起絞婦一口梁氏年七十八歲係雲南曲靖府
羅平州人據雲南巡撫孫 審得梁氏截傷劉
六身死一案將梁氏依律擬絞等因嘉慶十六
年七月初九日題九月二十五日奉

法司核擬具奏欽此該臣等會同都察院大理
寺會看得先據雲南巡撫孫 疏稱緣梁氏向
在伊塔吳正家居住吳正之女小吳氏許字國
六爲妻尙未成婚嘉慶十三年二月吳正因家

內無人照應令劉六來家同住與梁氏和好無嫌劉六何時與小吳氏私通吳正夫婦均不知情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早劉六與小吳氏在房行姦被吳正之妻王氏撞見劉六當時逃跑王氏將小吳氏斥罵小吳氏躲在房內哭泣王氏置之不理詎小吳氏羞愧莫釋於是日午間自縊身死王氏進房瞥見喊同隣人方晴解救不活王氏當將劉六尋回詈罵并向撲毆劉六反將王氏扭住梁氏上前喝阻劉六仍不放手梁

五 王 宗 德 頤

長江戈昏志汗公

— 2 —

梁天

氏私通與平人犯姦者不同卽小吳氏因私通
敗露羞愧自盡亦不得治劉六以因姦釀命之
罪是劉六旣非犯姦罪人而梁氏將其戳死應
以尋常鬪殺問擬該撫依擅殺律擬絞監候殊
未允協應令另行妥擬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
撫遭駁更正前來查梁氏係劉六妻母之母並
無服制應同凡論梁氏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
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後秋後處決查
此案並無犯病展限合併聲明等因嘉慶十六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題十二月初二日奉

旨梁氏依擬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咨行
雲南巡撫將梁氏監候在案

嘉慶十七年秋審據雲南巡撫孫玉庭會審得
梁氏向在伊塔吳正家居住吳正之女小吳氏
許與劉六爲妻尚未成婚吳正令劉六來家同
住劉六與小吳氏私通在房行姦被吳正之妻
吳王氏撞見劉六當卽逃跑王氏將吳氏斥罵
小吳氏羞忿自縊王氏將劉六尋回毆罵撲毆

馬牙親弟

卷六

結撲毆殞命

三

五

劉六將王氏扭住該氏上前喝阻劉六仍不放
手該氏恐王氏被傷順取鐵錐嚇戳致傷劉六
腰眼跌地至夜身死死者犯尊嚇戳壹傷適從
梁氏應緩決等因具題奉

旨三法司知道

福建司

一起斬犯一名余五妹年三十八歲係福建延寧
府浦城縣人據福建巡撫張 審得余五妹謀
殺小張黃氏身死一案將余五妹依律擬斬等
因嘉慶十五年十月二十一口題十二月初十
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該臣等會同都察院大理
寺會看得余五妹向租小張黃氏之翁張起泰
店房住宿與小張黃氏見面不避嘉慶十三年

九月初一日張起奉同子張朝榮外出其妻老
張黃氏前赴溪邊洗衣余五妹隨與小張黃氏
調戲成姦後非一次陸續給過錢文不記數日
張起奉等並不知情十四年二月間小張黃氏
向余五妹索錢使用余五妹無錢措給小張黃
氏聲稱嗣後不與姦好三月間余五妹兩次向
小張黃氏求姦俱被斥罵余五妹心懷忿恨起
意將小張黃氏致死洩忿四月初五日見小張
黃氏赴溪邊洗衣潛攜莱小一把前至路邊等

候小張黃氏洗衣回歸余五妹赶上將小張黃氏揪住用刀戳傷其脊背右臂膊小張黃氏轉身用頭向撞余五妹又用刀劃傷其左額額並連戳其左右肋右脇倒地磕傷左額角立時身死隣婦程張氏聞聲出視余五妹隨即跑走程張氏報知屍親報驗審供不諱將余五妹依謀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以小張黃氏因向該犯索錢無給不允續姦此亦情事之常於該犯並無積恨深讐何至忿急難堪

遽行謀命且該犯與小張黃氏通姦已閱半年
之久該氏之本夫翁姑豈竟絕無風聞該犯與
小張黃氏爭鬧時雖有隣婦程張氏聞聲出視
已在小張黃氏被殺身死之後且據稱小張黃
氏幾時與余五妹有姦並不知道則所稱先與
通姦後經拒絕之處俱屬該犯一面之詞難保
非因圖姦不從致死滅口事後捏詞避就未便
率覆應令該撫悉心鞠審務得確情按例妥議
等因題駁去後茲據該撫疏稱提犯委府覆加

研鞠緣余五妹向租小張黃氏之翁張起奉店
房居住小張黃氏見面不避嘉慶十三年九月
初一日余五妹與小張黃氏調戲成姦張起奉
等先不知情十四年正月初十日小張黃氏在
廳房縫衣余五妹走近身邊向小張黃氏捏走
玩笑被伊姑老張黃氏撞見喝罵向張起奉告
知張起奉因係家醜且先收余五妹半年房錢
未滿欲俟房錢滿日將其辭去未經罄張嗣小
張黃氏向余五妹索錢無給聲稱嗣後不與姦

好好索錢未給被

三余五妹

好余五妹兩次向小張黃氏求姦俱被斥罵時
有隣人童昭受母故童昭受多往店內住宿其
妻周氏常邀小張黃氏至家陪伴余五妹即疑
小張黃氏與童昭受有姦心懷忿恨隨起意將
其截斃屍翁張起奉因余五妹與伊媳捏手玩
笑已被伊妻撞見仍容留余五妹在家自知不
合是以到案時匿不供明余五妹亦因心疑小
張黃氏與童昭受有姦並無實據故未將疑姦
之處供指明晰招解審供茲嚴詰余五妹實因

屢求續姦俱被斥罵疑該氏與童昭受亦百姦
情因而挾恨起意致死並據屍親張起奉等將
先經撞破姦情緣由逐一供明其非圖姦不遂
致死滅口已無疑義將余五妹仍照原擬具題
余五妹合依謀殺人造意者律斬擬斬監候秋
後處決查余五妹於嘉慶十五年七月二十日
患病至八月二十三日病痊照例止扣病限一
個月餘在審轉限內合併聲明等因嘉慶十六
年三月二十九日題開三月初五日奉

旨余五妹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咨行福建巡撫將余五妹監候在案

嘉慶十七年秋審撫福建巡撫張 會審得余
五妹因借小張黃氏店房住宿與該氏調戲成
姦小張黃氏向該犯索錢未給聲稱不與姦好
該犯兩次求姦俱被斥罵時隣人童昭受之妻
因夫多宿店內邀小張黃氏陪伴該犯卽疑該
氏與童昭受有姦心懷忿恨起意致死嗣見小
張黃氏赴溪邊洗衣該犯購刀等候回歸將其

揪住用刀戳傷其脊背右臂膊小張竟氏用頭
向撞該犯又用刀劃傷其左領頰並連戳其左
右肋右脇倒地磕傷左額角立時殞命疑姦謀
殺被姦之婦情殊淫兇余五妹應情實等因具
題奉

百三法司知道

陝西

一起絞犯一名何貴年三十八歲係四川夔州府
開縣人據陝西巡撫董 審得何貴假差嚇詐
致陳胡氏自縊身死一案將何貴依例擬絞等
因嘉慶十六年三月十八日題四月十四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該臣等會同都察院大理
寺會看得先據護理陝西巡撫印務布政使朱
疏稱緣何貴籍隸四川來至陝西傭工度日
與陳胡氏素識無嫌嘉慶十四年四月二十八

馬王司案系糾
卷六 正賊勒素逼命

一

空

日夜陳胡氏之戚全萬戴因貧無度獨自一人
至事主張尚志門首撥門入室竊取錢二千五
百文麻布只袋一條銅水烟袋一枝藍布衫一
件行至中途將口袋遺失餘物攜至陳胡氏家
告知情由許其分給贓物暫行寄頓陳胡氏以
全萬戴從前家道有餘時常幫助銀錢不好推
托當卽應允隨後全萬戴分給陳胡氏錢三百
文藍布大衫一件其餘錢物並水烟袋攜回
張尚志因失物無多未經具報二十九日何貴

拾獲口袋隨與張尙志談及給認係被竊原贓
當卽給還張尙志卽央其代爲訪查賊跡何貴
應允伍月初二日張定安前赴全萬戴家閃探
見有水烟袋知其素不喫烟心懷疑惑未敢查
問全萬戴隨將水烟袋賣錢花用初九日何貴
路遇張定安說及張尙志被竊賊張定安聲
言曾見全萬戴家有水烟袋恐係偷竊何貴隨
起意藉端假差訛詐路過素好之易真家與之
商允卽在易真家攜帶拴拘鐵鍊同赴張定安

家捏稱新充捕役張尚志被竊之案是其奉票承緝令易真將全萬戴喚至質對全萬戴初猶不認旋經張定安詰以水烟袋來歷全萬戴無可置辯卽將行竊並寄贓實情告知何貴卽將全萬戴拴鎖聲言送官究治隨有全萬戴族兄全大考走至問悉情由恐全萬戴到官治罪勸令出給何貴錢肆百文了事何貴嫌少不依全大考復勸出錢八百文何貴從允將全萬戴繫衣全萬戴托言辦錢央大考作保卽行逃避出

外何貴等候至天晚全萬戴不回將全大考拴鎖並著易真將陳胡氏喚至令其出錢賄贓陳胡氏不肯何貴令張定安將陳胡氏兩手細縛張定安不肯動手何貴喝罵張定安畏懼隨將陳胡氏兩手縛住同全大考一併押在草房初十日早全萬戴仍未轉回陳胡氏只是啼哭何貴恐滋事端即將陳胡氏放開令其回家辦錢並以無錢總要送官之言恐嚇一面帶同全大考出外找尋全萬戴無踪旋各走散詎陳胡氏

因無力辦錢一時情急乘間潛赴張定安草房
後自縊殞命經張定安瞥見報驗審供不諱查
何貴因代張尚志訪獲正賊輒藉端假充差役
商同易真等將窩主陳胡氏綑縛嚇詐致陳胡
氏自縊身死何貴雖無應捕之責陳胡氏究非
平人律例內並無假差嚇詐罪人致令自盡作
何治罪明文自應比例酌減間擬將何貴比照
詐充差役捕盜妄拿平人嚇詐斃命例量減擬
流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查何貴代張尚志

訪獲竊賊卽應通知事主報究乃藉端假充差役將全萬戴拴鎖詐錢繼復將寄頓竊賊之陳胡氏綑縛嚇詐情節實屬兇橫如該犯卽係應捕之人詐贓逼斃人命尚應擬抵今該犯並無應捕之責因詐贓以致逼令婦女自盡未便因死者係有罪之人稍爲寬貸今該撫將該犯量減擬流殊爲輕縱應令另行按例妥擬具題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陳胡氏竄竊分贓固與平人不同何貴亦無私行拷打情事惟該

犯藉端假充差役將婦女細縛情節實屬兇橫
未便因死者係有罪之人稍爲寬貸自應遵駁
改擬除全萬戴病故張定安等擬以杖笞逸犯
易真緝獲另結錯擬職名交部議處外何貴應
比照捕役人等奉差緝賊所獲之人不論平人
竊盜私行拷打嚇詐財物照誣良爲竊嚇詐逼
認因而致死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查此案
並無犯病展限所有承審遲延職名交與吏部
照例議處合併聲明等因嘉慶十六年六月十

八日題二十日奉

旨何貴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咨
行陝西巡撫將何貴監候在案

嘉慶十七年秋審據陝西巡撫董 會審得何
貴因全萬戴行竊事主張尚志家錢文口袋水
烟袋等物行至中途將口袋遺失餘物攜至陳
胡氏家告知情由許其分給贓物暫行寄頓陳
胡氏應允全萬戴分給陳胡氏錢文布衫其餘
贓物攜回嗣該犯拾獲口袋隨與張尚志談及

被竊口袋上有黑圈記認該犯將口袋取給張
尚志認係被竊原贓當卽給還張尚志與其代
爲訪查賊踪該犯應允路遇素識之張定安說
及張尚志被竊贓物張定安聲言曾見全萬戴
家有水烟袋恐係偷竊該犯隨起意藉端假差
訛詐路遇素好之易真家與之商允卽在易真
家攜帶拴狗鐵鍊同赴張定安家捏稱新充捕
役張尚志被竊之案是其奉票承緝令易真將
全萬戴喚至質對全萬戴初猶不認旋經張定

安詰以水烟袋夾歷全萬戴無可置辯即將實
情告知該犯即將全萬戴拴鎖聲言送官究治
隨有全大考問悉情由勸令全萬戴出給該犯
錢文該犯依允將全萬戴釋放全萬戴託言辦
錢央全大考作保卽行逃避該犯候其未回將
全大考拴鎖並署易其將陳胡氏喚至令其出
錢賄贓陳胡氏不肯該犯令張定安將陳胡氏
兩手抽縛同全大考一併押在草房次早該犯
將陳胡氏開放令其回家辦錢並以無錢總要

送官之言恐嚇詎陳胡氏因無力辦錢一時情
急潛赴張定安草房自縊殞命假差嚇詐賄縱
正賊復捆縛寄賊婦女勒索逼令自盡法難寬
貸何貴應情實等因且題奉

旨三法司知道